

紅樓夢各版本間關係之試探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

劉廣定

Kwang-Ting Liu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摘要 Abstract】

比較紅樓夢十種抄本，三種活字擺印本及兩種刻本之現傳影印本，以圖了解各種版本間的關係。從本文所討論的一些例子，可知十種抄本間的關係並不一定，某處此同彼異但他處此異彼同。各本均是多次過錄的百衲本。「庚辰本」多漏抄、妄改處；「甲辰本」中有刪節；「東觀閣本」訂訛正舛乃依據與現傳世抄本均不同的某版本。「有正本」與「蒙府本」也不見得屬於同源。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prints of fifte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Red Chamber Dream* was carried out to elucid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one another.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no defini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n existed handcopied versions. All of them were "mixtures" derived from different versions and had been re-copied for more than once. The "Geng-Chern" version (庚辰本) has many mistakes. The "Jiaa-Chern" version (甲辰本) has several abridgements. Some of the unique sentences in the "Dung-Guan-Ger" version (東

觀閣本) were originated from a version not available today. The "Yoou-Jehng" versin (有正本) and the "Merng-Fuu" version (蒙府本) might not be from the same original as usually considered.

關鍵字 (Keywords) : 紅樓夢 (*The Red Chamber Dream*)、各種版本 (different versions)、先後關係 (the precursor-follower relationship)

一、前言

紅樓夢小說的版本問題，自七十年前胡適之先生發表〈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討論萃文書屋印行的「程甲本」與「程乙本」¹，及〈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介紹「甲戌本」的內容和價值²後，漸漸發展成爲紅樓夢研究的主題之一。近四十年來，多種抄本陸續發現，且多有影印本問世，有關版本之研究，更是不計其數，也一直爲紅學研究者所重視³。劉夢溪先生曾將「版本系統」列爲紅學「公案」之一⁴。新研究論文也不斷地問世⁵，常能帶來新的見解和深入的討論。

最近幾年，紅學研究中出現一種新觀點；一反多年來普遍採納的「脂評本先，程高本後」共識，歐陽健⁶，曲沐⁷先生等認爲應是「程先脂後」。證據之一是比較程高本和庚辰本的文字異同，發現了很多庚辰本漏抄或錯抄，但程高本無誤的例子。然而，王三慶先生早已舉出多條各本歧異之例，庚辰本脫漏但程高本不漏者三十條，程高本脫漏但庚辰本不漏者二十二條⁸。筆者前也從避諱字和一些特殊書法，推測現存各抄本除「有正本」乃乾嘉時期所抄外，均是道光年間或更遲抄成的⁹。因此，不能由之判斷各抄本的原本與程高本的先後關係。

民國 83 年 6 月，在國立中央大學主辦之「甲戌年世界紅學會議」中，劉世德先生曾發表〈秦鍾之死〉論文，探討紅樓夢的版本問題，後全文亦正式刊出¹⁰。他從比較十六回末的

-
- 1 胡適，〈紅樓夢〉（第八版）卷首，上海亞東圖書館，民國 16 年，又載《胡適文存》三集卷五。
 - 2 胡適，〈新月〉創刊號，民國 17 年，又載《胡適文存》三集卷五。
 - 3 例如：北京師大學報叢書中的《紅樓夢研究資料》1975 年，百分之七十都是談版本的論文；朱淡文，〈紅樓夢論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裡也有約三分之一篇幅是「版本探源」。
 - 4 劉夢溪，〈紅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年），頁 323。
 - 5 最近的論文，例如：《紅樓夢學刊》1997 年第三輯，有趙建斌先生（頁 205-222）之文。
 - 6 例如，歐陽健，〈紅樓新辨〉，（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 年）。
 - 7 例如，曲沐，〈紅樓夢會真錄〉，（臺北，弘毅出版社，民國 85 年）。
 - 8 王三慶，〈紅樓夢版本研究〉，（臺北，石門圖書公司，民國 70 年）。
 - 9 劉廣定，〈國家圖書館館刊〉85 年第 1 期，頁 165-174。
 - 10 劉世德，〈紅樓夢學刊〉1995 年第 1 輯，頁 143-163。

不同寫法討論各本間關係（詳下文），是一很有說服力的方法。但筆者發現以不同章回，不同段落，甚至不同用字來比較，所得結論不一，而且會有各本抄法均不一致之現象。本文擬加說明，並試賦予一些解釋。

筆者經眼的影印抄本共有十種，包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聖藏本，有正本，蒙府本，楊藏本，舒序本，鄭藏本和甲辰本¹¹。「程高本」的影印本有下列三種：

程甲本：萃文屋原版，「有乾隆辛亥冬至後五日」高鶚序，1992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

廣文乙本：國立臺灣大學藏，程偉元識語筆跡不全同於程甲本，但高鶚序相同。臺北廣文書局民國66年影印，稱為「程乙本」，實是「程甲本」與「程乙本」的混合本，又有部份係手抄¹²。

青石乙本：亦為萃文書屋原版，有「壬子花朝後一日，小泉蘭塾又識」的「紅樓夢引言」，韓鏡塘原藏，臺北青石山莊民國48年影印，稱為「程乙本」，廣文書局民國66年重印時，改稱「程丙本」，實為程甲本與程乙本的另一種混合本。原本現歸美國耶魯大學。

另有兩種影印本分別是：

東觀閣本：有「東觀主人」題記，可能是嘉慶初年之刊本，臺北廣文書局民國66年有影印本。

金玉緣本：即王希廉評本，卷首有光緒三十四年華陽仙齋識語，臺北鳳凰出版社民國63年影印版。

各本中，「鄭藏本」只有二十三，二十四兩回，與其他抄本多處迥異，另文已有討論¹³，在本文中從略。

二、十六回末之異文

我國古代線裝本書籍，每冊之首尾頁最易脫落、破損而成殘缺。紅樓夢十六回和二十二回之末段內容，各本多有歧異，或者即因某傳抄本有缺頁而不同人為之增補所致，當然也有作者自己改易文字的可能。先討論十六回之異文。

現傳各本第十六回的結尾，有四種類型，劉世德將之分為甲、乙、丙、丁四種¹⁴：

甲、以甲戌本為代表，己卯本，庚辰本，有正本，蒙府本幾種與之大致相同，其內容是：

11 各本之簡單說明見註9，不重述。

12 例如第三回至第四回影印本，頁68-80。

13 劉廣定，《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6卷第1期（民國82年6月），頁277-289。

14 同註10。

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電，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間，我們是陰間，怕他也無益于我們。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敬著點，沒錯了的，眾鬼聽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寶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寶玉忙攜手垂淚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秦鍾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纔知自誤，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長逝，下回分解。

乙、楊藏本的寫法不同：

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面又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電，原來見不的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也無益，不如拿了秦鍾，一走完事。判官聞聽，連喝不可。於是將秦鍾鬼魂放回。蘇醒過來，睜眼見寶玉在傍，無奈痰堵咽喉，不能出語。只番眼將寶玉看了一看，頭搖一搖，聽喉內哼了一聲，遂瞑然而遊（逝），且聽下回分解。

丙、聖藏本和舒序本又是一種寫法：

眾鬼見判官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回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電，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的見識，他是陽，我是陰，怕他也無益，『此章無非笑趨勢之人』，陽間豈能將勢利壓陰府麼？然判官雖肯，但鬼使不依，這也沒法，秦鍾不能醒轉了。再講寶玉，連叫數聲不應，定睛細看，只見他淚如秋露，氣若遊絲，眼望上翻，欲有所言已是口內說不出來了。但聽見喉嚨內痰響，若上若下，忽把嘴張了一張，便身歸那世了，寶玉見此光景，又是害怕，又是心疼傷感，不覺放聲大哭了一場，看著裝裹完畢，又到床前哭了一場，又等了一回。此時天色將晚了，李貴茗烟再三催促回家，寶玉無奈，只得出來上車回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聖藏本特別勾出『』部分，旁批「註」字，又缺「定睛細看」到「又到床前哭了一場」一大段 96 字，應是漏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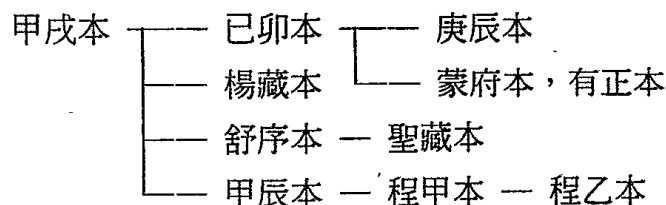
丁、是最簡型，以甲辰本為例：

眾鬼見都判如此，皆忙了手腳，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樣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于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程甲本，青石乙本及東觀閣本均大致相同，但廣文乙本後半稍多數字：

怕他亦無益，那都判越發著急，吆喝起來，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世德分析各型之差異，並比較同型各本的不同文字，認為各本的先後順序如下：



從十六回末的文字分四種類型是不錯的，但先後順序則是有問題。例如，聖藏本與舒序本似都是據某抄本過錄的本子，不能因聖藏本有缺漏，就認為屬於晚出。

劉世德先生又認為甲辰本及其以前的修改稿，「基本上都是出於作者曹雪芹本人」。這也是值得商榷的，甲辰本及後之程高本等不寫秦鍾死去，根本違背回目「秦鯨卿夭逝黃泉路」，而且不僅是回末文字簡短，之前也有刪節處。例如除甲辰本外各抄本寫秦鍾臨終前

「又記念著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著父母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銀子，又記掛著智能尚無下落」。但甲辰本及程高擺印本均缺「又記掛著父母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銀子」。極可能是漏抄或抄書人偷懶刪節者，而非出於作者本人。至於未寫秦鍾死去，很可能是卷末殘缺，胥抄者隨意添補而生文不對題（回目）的現象。

三、二十二回末之異文

若再檢討另一回末不同文字之例，則將發現相異的情形與十六回不同。

二十二回末尾，庚辰本止於惜春燈謎，上有硃批「此後破失俟再補」，隔頁有「暫記寶釵製謎云：朝罷誰攜兩袖烟……」及另行「此回未成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字樣。聖藏本亦止於惜春之謎，謎下評註較庚辰本為簡，亦缺「暫記寶釵製謎……」等字。其他各本則有以下幾種寫法：

(一)有正本，蒙府本與舒序本在惜春燈謎後之文字大致如下：

「賈政道：這是佛前海燈嘍。惜春笑答是海燈。賈政心內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響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亂如麻；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飄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益發清淨孤獨，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用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內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於色，只得勉強往下看，只見後面寫著七言律詩一首，卻是寶釵所作。遂唸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琴邊衾裡總無緣
曉籌不同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詩句，更覺不詳。皆非永遠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纔的精神，減去十之八九，只垂頭沈思。

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道或是他身體勞乏，亦未可定，又兼恐拘束了眾姊妹，不得高興玩耍。即對賈政云：你竟不必猜了，去安歇罷，讓我們再坐一會，也好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字，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復去，竟難成寐，不由傷悲感慨，不在話下。

且說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可自在樂一樂。一言未了，早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滿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一個做的不恰當。如同開了籠的猴子一般，寶釵便道，還像適纔坐著，大家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裡間忙出來插口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令你寸步不離方好。適纔我忘了，為什麼不當著老爺攛掇，叫你也作詩謎兒，若如此，怕不得這會子正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扯著鳳姐兒，扭股糖似的，只是廝纏，賈母又與李宮裁并姐妹說笑了一會，也覺有些困倦起來。聽了聽，已是漏下四鼓，命將食物撤去，賞散與眾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下，該當早起，明日晚間再頑罷，且聽下回分解。

正本及蒙府本在元春四姊妹詩謎下的評註與庚辰本相同，寶釵詩下則無評。

(二)楊藏本，程高本及東觀閣本均缺惜春詩謎。在探春詩謎後為：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用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是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 北面而朝 象憂亦象 象喜亦喜 打一用物』

賈政道好好，如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卻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容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用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語言，更覺不詳，看來皆非祿壽之輩。想到此處，甚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

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以下略同(一)〕

此種寫法將更香謎歸於黛玉，與庚辰本補記之語不同，另增寶玉(?)及寶釵各一首謎。

(三)甲辰本則很簡略，亦無惜春詩謎，在探春的謎後是：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箇莫非是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 北面而朝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大約是鏡子。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物』

賈政看到此謎，明知是竹夫人，今值元宵，語句不吉便佯作不知，不往下看了。於是夜闌杯盤狼籍，席散各寢。後事下回分解。」

各詩謎之下都有批註，但前三首與庚辰本，有正本，蒙府本，聖藏本的批語均不同¹⁵。很明顯，是從(二)簡化而成。

故如比較二十二回末之不同，可仿前節之方式，排出各本前後順序如下：

「某本(甲)」——有正本，蒙府本，舒序本(完整)；庚辰本，聖藏本(殘缺)

「某本(乙)」——楊藏本，程高本，東觀閣本
 └——甲辰本

兩種「某本」的先後難以制定，但有可能是(甲)先(乙)後，比較十六回末及二十二回末之不同，可知各本之間的關係並非一定。

15 「鏡子」謎下有批語：「此寶玉之鏡花水月」，實為誤解，筆者有另文探討，不贅。

四、其他異文舉例

紅樓夢各抄本、印本在文字的歧異極多。有的是整句文字，有的則是少數用字不同，現分別舉例如下：

(一)第八回起首有三種寫法：

(甲)「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眾人，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

甲戌本，有正本，甲辰本，舒序本，聖藏本和楊藏本均同，但蒙府本「先便」作「便先」。

(乙)「話說鳳姐和寶玉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庚辰本和己卯本均同。

(丙)「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眾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

各程高本及東觀閣本均同。

(甲)和(乙)的不同在於繁簡，是(甲)濃縮成(乙)，還是(乙)鋪陳成(甲)不易斷定。(丙)是把寶玉和鳳姐對調，並把「秦鍾要上學塾」這一「秦鍾主動要求」的不太合理寫法，改為較合理的「寶玉要求」，故必在(甲)之後，而各本關係是：

某本(甲) ———— 甲戌本，有正本，蒙府本，舒序本，甲辰本，聖藏本，楊藏本
 └——— 程高本，東觀閣本

某本(乙) ———— 己卯本，庚辰本

(二)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淒情」有段文字，歧異甚多：

(甲)「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賈母年老帶酒之人，聽此聲音不色有觸於心，禁不住墮下淚來，眾人此時也都不禁淒涼寂寞之意。半日才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且住了笛。」

有正本，蒙府本，聖藏本及楊藏本正文同此。唯蒙府本「寂寞」作「寂寂」，「且住了笛」作「止住了笛」；聖藏本「寂寞」作「寂歷」，「年老」作「年高」。

(乙)「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眾人不禁傷感，恐賈母亦有感觸，忙轉身陪笑，說話解釋，又命換酒止笛」。

此是楊藏本改文之寫法。

(丙)「夜靜日明，眾人不禁傷感，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

甲辰本，程甲本，青石乙本同此，廣文乙本「發語」作「說話」。

(丁)「夜靜月明，賈母不禁傷感，眾人忙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

東觀閣本，全玉緣本同，唯後者「傷感」作「傷心」。

(戊)「夜靜月明，隨下相來，眾人彼此都不禁淒涼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暖酒，且住了笛」。

庚辰本正文如此，改文將「隨下…之意」點改成「各人隨心想向，彼此都不禁有淒涼寂寞之意」，「暖酒」改為「換酒」。

比較各種寫法可知（甲）應是最能表達「感淒情」的，（乙）是一種簡化的寫法，（丁）更簡。（丙）是（乙）漏抄，（戊）則是（甲）的漏抄（漏「且笛聲……禁不住」）且把「墮下淚（泪）來」錯抄成「隨下相來」，改者不察原文，胡亂篡改而且用了錯白字「想向」。故各本的關係是：

某本（甲）	┌	有正本，蒙府本，聖藏本，楊藏本（正文） — 庚辰本
		— 某本（乙）（楊藏本改文所據） — 甲辰本，程高本
		— 東觀閣本等

由於甲戌本、己卯本和舒序本缺七十六回，無法判斷其何屬。

③第二回敘述寶玉之出生有三種寫法：

（甲）「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府本，甲辰本，楊藏本，聖藏本，程甲本，東觀閣本，金玉緣本廣文乙本均同。

（乙）「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

有正本，舒序本採此寫法。

（丙）「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唯青石乙本如此寫。

大概原先是「次年」，因與後文不符而加修改，但有（乙）、（丙）兩種改法。

④第二回冷子興與賈雨村「演說榮國府」時，曾用了類似俗語「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或「成則為王敗則為虜」的說法¹⁶，但分兩種：

（甲）「成則王侯敗則賊」

甲戌本，庚辰本，舒序本

（乙）「成則公侯敗則賊」

其他各本

雖然一般的看法多以為是由忌諱或怕惹文字獄而把「王侯」改成「公侯」，但也有可能原本就是「公侯」，因上文賈雨封有「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的話。甲戌本等所據之本子將之改為合於俗語的「王侯」。

僅就抄本而言，由①知己卯本，庚辰本同源，其他各本同源。由②知除甲辰本外，各本同源但庚辰本晚出，甲戌本，己卯本與舒序本不詳。由③知有正本與舒序本同源，其他各本

16 《紅樓夢鑒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60。

同源。但由四卻知甲戌本，庚辰本與舒序本同源。結論並不一致。

紅樓夢各版本有多處各本均不一致。例如上述二十二回結尾處，故事相同的各本，文字仍有差異。(一)、(二)兩種寫法以有正本和楊藏本為代表比較如下：

蒙府本：（與有正本只有數處同音異字，參閱上文所列文字）

…寶玉急了，扯著鳳姐兒扭股兒糖似的只是斯纏。賈母又與李宮裁并眾姐妹說笑了一會，也覺得有些困倦起來。聽了聽，已是漏下四鼓，命將食物撤去，賞散與眾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下，該當早起，明日晚間再頑罷。且聽下回分解。

楊藏本：

…寶玉急了，扯著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和李宮裁並眾姐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得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給眾人，遂起身道：我們歇著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些起來，明日晚上再頑罷，於是眾人方慢慢的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廣文乙本同此，但程甲本，青石乙本和東觀閣本，金玉緣本，末尾作「于是眾人散去，且聽下回分解」。

現再與一各抄本均不同，程高本與東觀閣亦不同之例。五十四回各本從回目起即稍有差別，但故事內容均相同。賈母派兩個媳婦送食物給守園的鴛鴦和襲人，而寶玉也帶著秋紋，麝月回大觀園去看襲人，正好碰見這兩個媳婦，有一段回答，不同本子的內容分別如下：

「庚辰本」：

麝月等問：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笑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

「有正本」：

麝月等問：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東西。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笑道命，揭開盒子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蓋揭開。

「蒙府本」：

麝月等問：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東西。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笑道：揭開盒子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蓋揭開。

「聖藏本」：

麝月問：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笑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

「楊藏本」：

麝月等問：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笑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

「甲辰本」有缺文：

麝月等問：手裡拿著什麼？媳婦道：外頭唱的八義，又沒唱混元盒，那裡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

三種程高本均亦有漏抄 皆作：

麝月等問：手裡拿的是什麼？媳婦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魔秋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

「東觀閣本」與「金玉緣本」則均不漏，與他本亦不同

麝月等問：手裡拿著什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吃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

由上列之比較可獲以下結論：

- 一、甲辰本與萃文書屋擺印「程高本」時所據之底本都從「媳婦道」後漏抄「是……笑道」十餘字。
- 二、程高本中的「魔秋」很明顯是「麝月」之誤，但未改正，想來是底本如此而擺印時並未逕改。
- 三、各本均有些微不同，在上引不到九十字內即有以下的差異：

麝月等問，麝月問

拿的是，拿著

是老太太賞給，是老太太賞，老太太賞，是送給吃的東西，吃的

麝月又笑道，秋紋笑道

唱的是八義，唱的八義

又沒唱混元盒，沒唱混元盒

又跑出，跑出

寶玉笑道命，寶玉笑道，寶玉笑命，寶玉命

揭開盒子，揭起來

盒蓋，盒子

瞧瞧，瞧瞧

並不能由之判斷先後。

五、結論

綜合上述各節的探討，似可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 (一)各本之間的關係，除萃文書屋的幾種程高本有「程甲本」「程乙本」及混合本（廣文乙本，青石乙本）之先後，金玉緣本乃據東觀閣本之說可以確定外，其他各本則無法

判定。即如有正本與蒙府本似亦不全屬同源。

- (二)庚辰本漏抄，妄改處甚多，正如一些學者所言¹⁷，不是可以信賴的抄本。但也不是據程高本所寫成。
- (三)甲辰本有漏抄，也有簡化，故可推測「夢覺主人」不僅刪簡了評註¹⁸，也改動了正文。
- (四)東觀閣本題記曾說：「爰細加釐定，訂訛正舛，壽諸梨棗」，其「訂訛正舛」當乃依據嘉慶年間流行之某抄本所為，而此本並不同於現已影印問世的各抄本。
- (五)各抄本除有正本外，多抄成於道光年間¹⁹，似是多次過錄後得到的百衲本，故有某處此同彼異，而他處卻此異彼同的現象。不能據之判斷先後，或是否同源。

17 例如：蘇雪林，〈試看紅樓夢的真正目〉，（臺北：文星書店，民國56年），頁117-201。

18 「甲辰本」十九回正文前有「原本評註過多，未免旁雜及擾正文，今刪去……」一段說明。

19 同註9。